

坂口安吾《盛开的樱花林下》女性主体性探究

潘微

西安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01；

摘要：《盛开的樱花林下》是坂口安吾所作的短篇小说，讲述了山贼一直对樱花林感到恐惧，他在与女人相遇而走出山林又回到山林后，鼓起勇气直面樱花林的故事。该故事中的女主角同时具有“天使”和“妖妇”的特征，但作者并没有将其脸谱化，可立体鲜明的女性形象伴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仍旧遭到客体化，直到故事的最终以女人的死来达成了男主人公的自我成长。坂口安吾的文学虽呈现出极其明显的反传统道德及秩序特征，但他塑造的女性角色的情节构造仍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传统的对于女性的思考方式之中。

关键词：坂口安吾；女性主义；《盛开的樱花林下》；无赖派

DOI: 10.69979/3041-0673.24.8.010

引言

坂口安吾是日本无赖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活跃于昭和时代战前和战后，他的文学经历以日本的战争为时代背景，表现出了以“颓废”、“叛逆”为标志的风格，具有反传统道德、反社会秩序等特点。小田切秀雄指出，无赖派作家们并不是“反体制派”，而是“反秩序派”，叶渭渠对此进行补充，他提到无赖派作家们所追求的“最高艺术精神”是指他们企图用叛逆的办法来撞击自我内部的旧的东西，否定和破坏旧的自我，从自我内部击溃既有的社会秩序，既有的政治价值观念。^[2]

《盛开的樱花林下》这一作品于1947年发表于杂志《肉体》第一号，它以平安时代为背景，通过简单的人物关系和紧凑的故事情节完成了一篇寓言式的短篇小说，对于该小说的研究多聚焦于其意象的分析，秦刚（2004）认为该小说讲述了通过与“他者”的遭遇而实现了自身生存状态越境的一个男人的故事，他最终找到了“故乡”和“孤独”的体验，回归到了精神世界的虚无之中^[7]；林进（2009）将小说之中的樱花与女人的意象结合了作者的时代背景分析，认为该小说是对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和日本传统道德与价值观念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彻底否定。^[8]本文拟以故事情节和女性形象塑造为着眼点，结合小说文本对于坂口安吾笔下的女性角色进行分析，对于坂口安吾作品所体现的“反秩序”特点进行探析。

1 女主人公形象的多元性

美国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所作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1979年）通过对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玛丽·雪莱、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等人作品的分析和解读，研究了西

方19世纪前男性文学中“天使”与“妖妇”这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并深刻揭露了这两种形象背后隐藏的是传统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和抵制，以及在这种体制下男性对女性的曲解和误读。^[11]坂口安吾在弱化女主人公“天使”形象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将其脸谱化，使其仍保持了有血有肉、形象丰满的女性形象。

在文学作品中塑造“天使形象”女性，是父权制支配和控制女性的“美化”策略。“天使”是有着美丽、纯洁、善良和无私性格的女性角色，她们是由男性作家站在利己的目的上所塑造出的符合男性理想审美及期待的女性形象。与之相对的“丑化”策略则是以“妖妇形象”出现。“妖妇形象”是男性作家出于男性单一的性别偏见出发对于女性合理的价值探索 and 理想追求的否定，中间通常夹杂着对于某些女性气质的厌恶和恐惧，从而将这些投射在文本中，塑造出来“荡妇”“悍妇”等妖妇形象，在男性作家叙事文本之中，凡是不肯顺从男性、不肯放弃自我的女性，都被丑化成妖妇。这种文学中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与现实中的道德信念、审美情趣挂钩，对现实中的女性有着极强的文化规范作用。^[12]

坂口安吾在《盛开的樱花树下》中描绘出了樱花林下的诡异氛围和充满“妖气”的女性角色，但安吾对于她的书写并没有拘泥于“天使”和“妖妇”的传统二分法。女人和丈夫在山中赶路被山贼所勒索，山贼见色起意，杀掉丈夫后将她掳回自己的住处。她是作为一个拥有美丽面容的受害者出现，但并不完全纯良顺从，与此相反，在山贼杀掉自己的丈夫后女人惊坐在地，但迅速恢复到常态，她极其冷静，并没有哭泣或是打算为了贞操殉情。

“等到山贼回过神时，刀起头落，丈夫已然殒命；

不只山贼自己没能预想到这件事,对旁边这名弱女子来说,事情发生得也太过突然。山贼一回头,便已发现她双腿一软、跌坐在地,呆愣地望着刚刚斩杀她丈夫的男人。……山贼牵起她的手欲拉她起身,她却表示走不动、要他背。

女人这样的无反抗表现并不是代表着服从,而是生存智慧。在回到山贼的住处后,她怂恿山贼将他的老婆们全部杀掉,以谋求自己丧夫的对等,以此达成了自己的“复仇”,只留了外形不佳的女人当作自己的女仆。这对于平安时期男尊女卑的社会来讲是一种对于社会俗成秩序的突破,展现出了安吾的“无赖”特点。

女人自我意识十分强烈,并且她从不回避自我意识。她来自于与山贼生活环境完全不同的繁华京都,向往回到自己一直以来所居住的地方,于是多次通过言语激励山贼,终于达成带她一起回京都生活的愿望。在京都,女人的形象极速发酵,她爱好人头游戏的这一恐怖特性也完全表现了出来:

“他们家中,已经收集了数十间宅院里的住民首级,房间四壁的屏风上早就挂满了排排首级……女人每天都摆弄着那些首级。”。

人头在她的过家家下从鲜活到腐烂,她要求山贼带回更多的玩具满足自己无限放大的愿望。这一过程之后中女人的形象无比接近“妖妇”,但却又与典型的“妖妇”不同,她的人头过家家游戏多进行的是恋爱主题相关,掺杂着女人对于美好爱情的渴望和无奈。

安吾笔下的女人美丽而柔弱,自我意识极强却并不具备杀人的能力。离“妖妇”这一形象最相近的情况,是山贼从京都回到山林,他背着女人行走于樱花树下时,

“抓靠在男人背上的,竟是一个全身泛紫,头颅硕大的鬼婆婆。她的嘴角两侧长到耳际,生满一头又细又卷的绿色头发。男人拔腿狂奔,想把她从背后甩下来,但恶鬼的双爪紧扣住他的喉咙,差点就陷入肉里……”。

而这一形象也不过是山贼陷入非理性状态的视角,他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掐死的是女人而不是女鬼,女人是作为原本的自己,以美丽而柔弱的形象死去,而不是作为害人性命的恶鬼被合理讨伐而死去。安吾对于女人形象的塑造没有陷入传统的二分法,更加多元立体,作品的主题也并没有通过事例叙述对女性进行符合父权制男本位社会利益的规训。

2 女性主体性的缺失

在该小说中安吾虽然对于女主角的塑造视角更加多样,但是作为深受男权话语体系文化熏陶的男性作家,

在书写过程之中仍旧难以避免将女性角色客体化问题。女性形象作为男人的客体,是以男性的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需求作为构造他们的前提,每一种女性类型都对应这一种男性的社会性的需求。该小说中女人的形象是为了能够使山贼见到世界认识世界的工具,在被男人掐死后彻底完成了她的客体化。

安吾所塑造的山贼拥有强壮的体魄,占山为王,有七个老婆,但看到拥有美丽面容的女人后,他毫不犹豫地杀掉女人的丈夫和自己的六个老婆只为了占有她,以达到满足他的生理需求的目的。而除此之外,山贼是以一个“未成熟的人”的形象出现,年复一年对于樱花林下之谜的思索和逃避则是他对于自我超越的搁置。

女人的形象设定不止满足了山贼的生理需求,同时她的出现使得这个始终生活在自己舒适圈的男人迈出了探索世界和了解自我的路程,为他心理的、社会性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山贼对于女人用精致的梳子、华丽而层叠的外衣所打造出来的极致的美感到十分好奇,这催生他认识到了自己的无知,他对于她所生活的先进的社会感到好奇和恐惧。终于在女人的怂恿之下,山贼下定决心走出山林去往京都。他在女人这一角色的助推之下生长出好奇心和勇气。山贼依靠自己一直以来烧杀抢劫的方式在京都生活,于是遭到歧视和排挤,甚至连跛脚的侍女都有了朋友,他能做到的事情只有满足女人的愿望、为女人提供人头让她进行游戏。山贼在这个以人际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之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感到压抑又厌倦。而以女人的视角来看,在她的多番暗示之下山贼终于将她带回到了都城社会之中,但她的活动范围却只有山贼居住的府邸,只能依靠山贼为她提供的人头进行过家家的游戏。

嵌套式结构经常在讲故事时被使用,这种结构容易引起故事中的叙述层次的变化,使得故事产生多个叙述层次。如果将占了主要篇幅的故事视为一个主故事层,那么故事中人物再去演绎或讲述的故事则是次故事层。

^[13] “剧中剧”这种框架故事的手法与主线故事相呼应,在剧中剧故事发展的同时推动故事内部冲突与矛盾的延展,同时作为与主线故事的补充与其相呼应,在该小说之中正表现为女人进行“人头过家家”的“剧中剧”——

“女人每天都摆弄着那些首级。首级带着家仆散步、有颗首级携家带着到另外一颗首级的家里玩、首级彼此谈恋爱、女性的首级甩掉男性的首级,或是他的首级跟她的首级分手把她给弄哭了之类的。”……

剧中剧的内容多为自由恋爱的男女，阶级和身份各异，结局也多样。这样自由的人际关系都是女人在宅邸里所不能接触到的，于是她将自己的欲望投射在了过家家游戏之中，在游戏的结束后对这些“剧中剧”扮演者的人头进行残忍地销毁，这一举动也是对于自己境地无法改变的愤怒和无奈。

山贼最后决定返回到山林，这次他选择从一直以来在逃避的樱花林下走过，而在这片诡异的樱花林下，女人作为“他者”的原像彻底展开，她不仅代表着美丽，同时也代表着不肯接纳自己的社会，还展现了无法成长的山贼自己的面貌。山贼在非理性的情况下杀死了女人，从而完成了对于自我的坚定和认可，完成了未成熟人格的蜕变，而这一选择也让他步入了虚无之中。

整个故事，山贼通过接触女人看见了新的世界，又通过杀死女人完成了人格的自我成熟和自我放弃，女人作为完成山贼成长的客体而出现并牺牲，即使她的自我意识强烈，但并没有实现自我和保存自我的能力，只能沦为他者。

3 结论

坂口安吾作为无赖派的代表作家，通过他小说文本所体现出来他对待女性的认知，可以感受到安吾作品所具有的反秩序特点。在男本位社会之中，安吾并没有遵循文学传统塑造出“天使”女性对于社会和女人进行教化，小说中的女人多次以上位者的形象出现，她的自我意识十分强烈，兼具“天使”和“妖妇”的形象特点，美丽的外表、恐怖的人头游戏以及剧中剧所展现出来的对于爱情的向往形成了一个饱满鲜活的女性角色。但在此之下，故事中的女人并不具备实现自我欲望的能力，她的美丽需要人服侍，愿望需要依靠别人得到满足，山贼表面上臣服于女人，但他所具有的武力随时可以杀死不顺从自己的女人，而故事的最终也是以女人的消亡结尾。男人通过与女人的遭遇和女人的死亡而克服对于樱花林的恐惧得到了自我人格的成长，女人在这个情节之中完全沦为他者，展现了彻底的利他性，从这一分析可以认为安吾文学在女性角色塑造和认知中展现了其反秩序的特点，但仍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制约。

参考文献

- [1] 竹之内静雄. 太宰治. 坂口安吾集[M]. 东京: 筑摩书房, 1969: 362-374. 子, 2019.
 - [2] 叶渭渠. 日本文学思潮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84-393.
 - [3] 任江辉. 日本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研究评析[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8(01).
 - [4] 王净华. 战争语境下坂口安吾小说主题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 2020.
 - [5] 王爱武. 坂口安吾小说《满开的樱花林下》考察——“山贼”男人眼中的女性形象[J]. 语言与文化研究, 2000(00).
 - [6] 黄芳. 在樱花下听“她”和“他”的故事——坂口安吾《盛开的樱花林下》中的女性主义解读[J]. 前沿,
 - [7] 秦刚. 樱花林下的孤独与虚无——读坂口安吾的小说《盛开的樱花林下》[J]. 外国文学研究, 2004(05).
 - [8] 林进. 冷风从盛开的樱花林里吹来——坂口安吾《盛开的樱花林下》的象征意义[J]. 长春大学学报, 2009(01).
 - [9] 刘明伟. 谷崎润一郎与坂口安吾女性崇拜思想表达及其根源比较——以《刺青》和《盛开的樱花林下》为例[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24).
 - [10] 阚鸿鹰, 李福祥. 天使与妖妇——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解读[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06): 59-61. DOI: 10.19642/j.issn.1672-8505.2006.06.018.
 - [11] 徐佳威. 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角度看莎翁笔下的女角[J]. 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 2015, 33(02): 22-25. DOI: 10.14152/j.cnki.1673-7016.2015.02.006.
 - [12] 高梦圆. “天使”与“妖妇”形象的交织——《白鹿原》男权话语体制下的田小娥形象分析[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19, 3(15): 59-60.
 - [13] 余邹蓓蓓. “剧中剧”在《未麻的部屋》中的运用[J]. 电影评介, 2013(02): 17-20.
- 作者简介: 潘微(2001-), 女, 汉族, 陕西安康人, 西安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硕士, 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